

## 第三十八回

### 解军粮英雄归宋室 下战书福将进金营

诗曰：

三尺龙泉吐赤光，英雄万载姓名芳。

男儿要遂封侯志，烈烈轰轰做一场。

却说牛皋一马跑到粘罕营前，大叫一声：“快些让路！好等老爷去催粮。”就舞动双铜，踹进营来，逢人便打。众番兵见他来得凶，慌忙报知粘罕道：“山上有个黑炭团杀进营来了。”粘罕大怒，拿了溜金棍上马来迎。刚刚碰着牛皋，被牛皋一连七八铜，粘罕招架不住，往斜刺里败走。却被牛皋冲出后营，到相州去了。粘罕回帐，叫小番收拾尸首，整顿营盘。一面差人去催遣各位王兄王弟，速到牛头山来，围住他君臣再处。

且说岳元帅这日升帐，忽有探军来报：“山下有一枝番兵下寨。”不多时，探子又来报：“又有一枝番兵下寨。”一连报了四五次。元帅想：“牛皋虽已踹出番营，那粮草怎能上得山来？”心下十分愁闷。

再说牛皋踹破番营，昼夜兼行，到了相州，一直到节度使辕门下马，大声叫道：“快些通报！”就把那铜在鼓上扑通的一下，把那鼓竟打破了。传宣进内禀知。刘都院传令，牛皋进见。牛皋来至大堂跪下道：“都爷快看文书！快看文书！”刘光世看了文书道：“牛皋差了，限你四日，如今只才三日半，如何这般性急？且到耳房便饭。”牛皋道：“饭是自然要吃的。但粮草是要紧的，明早就要起身的吓！”刘爷道：“这是朝廷大事，岂敢迟延？”传令准备粮草。至二更时分，俱已端正，一面点兵三千护送。刘爷一夜不曾睡着。刚刚天亮，牛皋早已上堂来见都爷催促。刘爷道：“军粮俱已整备。有道表章，烦你带去。外有书一封，候你家元帅的。”牛皋收了表章书信，叩头辞别，上马便行。

这日正行之间，忽然大雨下来，要寻个地方躲雨。望见前面有一带红墙，必然是个庙宇，忙忙催动粮车，赶到红墙边一望，不是庙宇，却是一座王殿。牛皋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命众军士把粮车推进殿内躲雨。

却说这殿乃是汝南王郑恩之后郑怀的赐第。那郑怀生得身長丈二，使一条酒杯口粗的铁棍，力大无比，善于步战。当时有家将进内报道：“不知何处军马，推着许多粮车，在殿上喧哗糟蹋，特来报知。”郑怀道：“那有这样事！先王御赐的地方，那个敢来糟蹋！”便提了大棍走到殿前，大喝道：“何处野贼，敢来这里讨野火吃？”牛皋见来得凶，只道是抢粮的，不问情由，举铜就打。郑怀抡棍招架。不上四五个回合，被郑怀拦开铜，只一把，把牛皋擒住。走进里边厅上，叫家人绑了，推至面前，喝道：“你是何方草寇，敢来糟蹋王殿？”牛皋大喝道：“该死的狗囚！你眼又不瞎，不见粮车上的旗号么？我叫牛皋，奉岳元帅将令，催粮上牛头山保驾，在此躲雨。你敢拿了我，可不该凌迟刚罪？”郑怀道：“原来是牛将军，你也该早说个明白。”慌忙来解了绑，扶牛皋中间坐了，请罪道：“小弟乃汝南王郑恩后裔，名唤郑怀。久慕将军大名，今日愿拜将军为兄，同上牛头山保驾立功，未知允否？”牛皋道：“我本是不肯的，见你本事也好，还有些情重的，且收你为弟罢。只是肚中饥了，且收拾些酒饭来我吃了，好同你去。”郑怀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就同牛皋对天结拜为弟兄。吩咐家人整備酒饭，杀了两头牛，抬出十来坛酒，到殿上犒赏三军。郑怀一面收拾行李，吃完酒饭，就同了牛皋起身。

说话的，那牛皋来时是连夜走的，故此来得快。此时回去有了粮车，须要昼行夜住，那能就到？这日行至一座山边，忽听得一棒锣声，拥出五六百喽罗。为首一员少年，身骑白马，手提银枪，白袍银甲，头戴银盔，口中大叫：“会事的留下粮车，放你过去！”牛皋大怒，方欲出马，郑怀道：“不劳哥哥动手，待小弟去拿这厮来。”提棍上前便打。那英雄抡枪就刺。大战三十多合，不分胜负。

牛皋暗想：“我与郑怀战不上四五合，被他拿了。他两个战了三十多合，尚无胜败，好个对手！”就拍马上前，叫道：“你们且住手！我有话说。”郑怀架住了枪道：“住着，俺哥哥有话讲，讲了再战。”那将收了枪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快快说来。”牛皋道：“俺非别人，乃岳元帅的好友牛皋。我看你年纪虽小，武艺倒好。目今用人之际，何不归顺朝廷，改邪归正，岂不胜如在这里做强盗？”那将听了道：“原来是牛将军，何不早说！”遂弃枪下马道：“将军若不见弃，愿拜为兄，同往岳元帅麾下效用。”牛皋道：“这才是个好汉！”

但不知你姓甚名谁？”那将道：“小弟乃东正王之后，姓张名奎，因见朝廷奸臣乱国，故尔不愿为官，在此落草。”牛皋道：“既如此，军粮紧急，速即收拾同行。”张奎就请牛、郑二人上山，结为兄弟。一面筹备酒席，一面收拾粮草，合兵同行。

又一日，来到一个地方，军士报说：“前面有四五千人马，扎住营盘，不知是何处兵马，特来报知。”牛皋吩咐也扎住营头，差人探听。不一时，军士来报：“有一将在营前，声声要老爷送粮草。”牛皋大怒，同了郑怀、张奎出营。看那后生，生得身长八尺。”头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坐下青鬃马，手提一杆鍍金虎头枪，见了牛皋便喝道：“你可就是牛皋么？”牛皋道：“老爷便是。你是什么人，敢来阻我粮草？”那人道：“你休要问我，我只与你战三百合，就放你过去。”郑怀大怒，举棍向前便打。那将架开棍，一连几枪，杀得郑怀浑身是汗，气喘吁吁。张奎把银枪一摆，上来助阵，两个战了二十余合。牛皋见二人招架不住，举双铜也上来助战。三个战一个，还不是那将的对手。

正在慌忙，那将托地把马一拎，跳出圈外，叫声：“且歇！”三人收住了兵器，只是气喘。那将下马道：“小将非别，乃开平王之后，姓高名宠。当年在红桃山保母，有番兵一枝往山西而来，被小弟枪挑了番将，杀败了番兵，夺得金盔金甲、金银财帛几车，留下至今。目下听见朝廷被困牛头山，奉母命前来保驾。今日幸得相会，特来献献武艺。”牛皋大喜，叫声：“好兄弟！你既有这般本事，就作我哥哥也好，何不早说！”当时就与高宠并了队伍，在营中结为兄弟，用了酒饭。高宠就在前头开路，牛皋同郑怀、张奎押后，催兵前进，望牛头山进发。

且说兀朮大兵已到，粘罕接着，将张邦昌、王铎的事说了一遍。兀朮道：“既是康王同岳南蛮在山上，某家只分兵困住此山，绝了他的粮饷，怕不饿死？”遂分拨众狼主，四方八处扎住大营。六七十万大兵，团团围住牛头山，水泄不通。岳爷闻报，好不心焦！

且说牛皋等在路上非止一日，已到牛头山。高宠望见番营联络十余里，便向牛皋道：“小弟在前冲开营盘，兄长保住粮草，一齐杀人。”牛皋便叫郑怀、张奎左右辅翼，自己押后。高宠一马当先，大叫：“高将军来踹营了！”拍马挺枪，冲入番营，远者枪挑，近者鞭打，如同砍瓜切菜一般，打开

一条血路。左有张奎，右有郑怀，两条枪棍犹如双龙搅海；牛皋在后边舞动双铜，犹如猛虎搜山。那些番兵番将那里抵挡得住？大喊一声，四下里各自逃生。

兀兀忙差下四个元帅来，一个叫金花骨都，一个叫银花骨都，一个叫铜花骨都，一个叫铁花骨都，各使兵器上前迎敌，被高宠一枪，一个翻下马去；第二枪，一个跌下地来；第三枪，一个送了命；再一枪，一个胸前添了一个窟窿。后边又来了一个黄脸番将，叫做金古录，使一条狼牙棒打来，被高宠望番将心窝里一枪戳透，一挑，把个尸首直抛向半天之内去了。吓得那番营中兵将个个无魂，人人落魄。更兼郑怀、张奎两条枪棍，牛皋一对铜，翻江搅海一般。杀得尸如山积，血流成河，冲开十几座营盘，往牛头山而去。兀兀无奈，只得传令收拾尸首，整顿营寨，不提。

却说岳元帅正闷坐帐中，忽探子来报道：“金营内旗幡撩乱，喊杀连天，未知何故？”岳元帅道：“他见我们按兵不动，或是诱敌之计，可再去打听。”不一会，又有探子来报：“牛将军解粮已到荷叶岭下了。”岳元帅举手向天道：“真乃朝廷之福也！”

不一时，牛皋催趲粮车，上了荷叶岭，在平阳之地把三军扎住，对三位兄弟道：“待我先去报知元帅，就来迎见。”高宠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牛皋进营，见过了元帅，将刘都爷本章并文书送上。岳爷道：“粮草亏你解上山来，乃是第一个大功劳！”吩咐上了功劳簿。牛皋道：“那里是我的功劳，亏得新收了三个兄弟：一个叫高宠，一个叫郑怀，一个叫张奎。他三个人本事高强，冲开血路，保护粮草，方能上山。现在看守人马粮车，在岭上候令。”岳爷道：“既如此，快请相见。”牛皋出营来，同了三人进来，参见毕。岳爷立起身来道：“三位将军请起。”遂问三人家世。高宠等细细说明。元帅道：“既是藩王后裔，待本帅奏过圣上，封职便了。”遂命将粮草收贮。自引三人来至玉虚宫内，朝见了高宗，将三人前来保驾之事奏明。高宗问李纲道：“该封何职？”李纲奏道：“暂封他为统制，待太平之日，再袭祖职。”高宗依奏封职。三人一齐谢恩而退，一同元帅回营。牛皋上来禀道：“这三个兄弟，可与小将同住。”岳爷应允，就将他三人带来人马，分隶部下；金银财帛，送入后营，为劳军之用。专等择日开兵，与兀兀打仗。当日无话。

到了次日，元帅升帐，众将站立两旁听令。元帅高声问道：“今粮草虽

到，金兵困住我兵在此，恐一朝粮尽，不能接济。必须与他大战一场，杀退了番兵，奉天子回京。不知那位将军，敢到金营下战书？”话声未绝，早有牛皋上前道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元帅道：“你昨日杀了他许多兵将，是他的仇人，如何去得？”牛皋道：“除了我，再没有别人敢去的。”岳爷就叫张保：“替牛爷换了袍帽。”张保就与牛皋穿起冠带来。

牛皋冠带停当，就辞了元帅，竟自出营。岳爷不觉暗暗伤心，恐怕不得生还。又有一班弟兄们俱来相送，到半山，对牛皋道：“贤弟此去，须要小心！言语须要留意谨慎。”牛皋道：“众位哥哥，自古道：‘教的言语不会说，有钱难买自主张。’大丈夫随机应变，着什么忙？做兄弟的只有一事相托：承诸位兄弟结拜一场，倘或有些差池，只要看待这三个兄弟，犹如小弟一般，就足见盛情了！”众弟兄听了，含泪答道：“一体之事，何劳嘱咐，但愿吉人天相！恕不远送了。”众将各自回山。正是：

鏖万里困胡尘，勇士勤王不顾身。

自古疾风知劲草，由来板荡识忠臣。

且说牛皋独自一个下山，揩抹了泪痕，道：“休要被番人看见，只道是怕死了。”再把自己身上衣服看看，倒也好笑起来：“如此这般打扮，好像那城隍庙里的判官了。”一马跑至番营前。平章看见，喝道：“咦，这是牛南蛮，为何如此打扮？”牛皋道：“能文能武，方是男子汉。我今日来下战书，乃是宾主交接之事，自然要文绉绉的打扮。烦你通报通报。”平章不觉笑将起来，进帐禀道：“有牛南蛮来下战书。”兀朮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平章出营叫道：“狼主叫你进去。”牛皋道：“这狗头，‘请’字不放一个，‘叫’我进来，如此无礼！”遂下马，一直走到帐前。那些帐下之人见牛皋这副嘴脸，这般打扮，无不掩着口笑。

牛皋见了兀朮，道：“请下来见礼。”兀朮大怒道：“某家是金朝太子，又是昌平王，你见了某家也该下个全礼，怎么反叫某家与你见礼？”牛皋道：“什么昌平王！我也曾做过公道大王。我今上奉天子圣旨，下奉元帅将令，来到此处下书。古人云：‘上邦卿相，即是下国诸侯；上邦士子，乃是下国大夫。’我乃是堂堂天子使臣，礼该宾主相见，怎么肯屈膝于你？我牛皋岂是贪生怕死之徒、畏箭避刀之辈？若怕杀，也不敢来了。”兀朮道：“这等说，倒是某家不是了。看你不出，倒是个不怕死的好汉，某家就下来与你

见礼。”牛皋道：“好吓！这才算个英雄！下次和你在战场上，要多战几个回合了。”兀朮道：“牛将军，某家有礼。”牛皋道：“狼主，末将有礼了。”兀朮道：“将军到此何干？”牛皋道：“奉元帅将令，特来下战书。”兀朮接过看了，遂在后批着“三日后决战”，付与牛皋。牛皋道：“我是难得来的，也该请我一请！”兀朮道：“该的，该的。”遂叫平章，同牛皋到左营吃酒饭。

牛皋吃得大醉出来，谢了兀朮，出营上马，转身回牛头山来。到了山上，众人看见大喜，俱来迎接，说道：“牛兄弟辛苦了！”牛皋道：“也没有甚么辛苦。承他请我吃酒饭，饭都吃不下，只喝了几杯寡酒。”来到大营。军士报知元帅。元帅大喜，吩咐传进。牛皋进帐，见了元帅，将原书呈上。元帅叫军政司记了牛皋功劳，回营将息。

次日元帅升帐，众将参见已毕。元帅唤过王贵来，道：“本帅有令箭一枝，着你往番营去拿一口猪来，候本帅祭旗用。”王贵得令，上马下山而去。元帅又将令箭一枝，唤过牛皋道：“你也领令到番营去拿一口羊来，候本帅祭旗用。”牛皋也领令而去。正叫做：

天子三宣恩似海，将军一令重如山。

毕竟不知王贵、牛皋怎生进得番营，去拿他的猪羊，且听下回分解。